

◆ [比利时] 迪米特里·维尔胡斯特著 Dimitri Verhulst

◆ 李懿 译



废柴家族

DE HELAASHEID DER DINGEN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废柴家族

DE HELAASHEID DER DINGEN

[比利时] 迪米特里·维尔胡斯特 著

李 懿 译

转译自大卫·科尔莫英文译本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DE HELAASHEID DER DINGEN, Copyright © 2007 by Dimitri Verhulst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itgevers Contact B.V.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废柴家族 / (比) 维尔胡斯特 (Verhulst, D.) 著; 李懿译.
—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3.8
ISBN: 978-7-5624-7350-3

I. ①废… II. ①维… ②李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比利时—
现代 IV. ①I56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91257号

废柴家族

[比利时] 迪米特里·维尔胡斯特 著

李懿译

策 划: 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 李佳熙 版式设计: 田莉娜

责任校对: 谢芳 责任印刷: 张策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邓晓益

社址: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邮编: 401331

电话: (023) 88617190 88617185 (中小学)

传真: (023) 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双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890×1240 1/32 印张: 5.5 字数: 132千

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: 978-7-5624-7350-3 定价: 26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目录

俏丫头	_001
溺婴塘	_017
环法赛	_027
唯有寂寞	_049
老爸的新女友	_065
讲讲我妈妈	_075
“清教徒”	_081
收藏家	_089
改过自新的人	_111
接班人确立	_125
民俗学者之喜	_135
儿子的叔叔	_149

俏丫头

我的萝茜姑姑要回宝奁了，消息传来，我们这群一无是处的废柴心花怒放，好像炸开了锅，我也不由得欢呼雀跃，加入他们的队伍。她的名字带来希望——萝茜！萝茜！——仿佛天也因她明亮。了不起的人儿回来了，一个在这里出生，又远走高飞的人，竟然回来了！那人还是萝茜！她的返乡，简直不啻于旧约中的显圣，证明连宝奁也有予人救赎的资质，这就是说，虽然按数字来讲我们一文不名，却不等于一文不值。

确实，萝茜姑姑美得闭月羞花，小伙子都渴望与她同床入梦，好像脸上会有贴不完的金。爷爷最瞧不起没有酒量的人，在她青春绽放的年华，他总是乐呵呵地接受勇敢年轻人的轮番挑战，对方则期望借着喝酒比试，喝进他心坎里，巴望着被他看成理想的准女婿。那时，爷爷枯瘦如柴，癌症已经扩散到全身，他在那些蔚为壮观的比赛途中停下，跑进厕所吐血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到底也没捱过多少时日，没能亲眼

见证疼到心窝里的女儿成亲。他葬在五噶深处^①——显然那也是醉鬼须坠入仁慈土地的限度。奶奶每周为他擦拭一次漆黑的大理石墓碑，她认为那是遗孀应尽的职责，一直坚持到年老力衰，只得住进养老院之时。而萝茜姑姑呢，在她足可称为豪饮之王的父亲葬礼之后，便委身于一个来历不明的人，跟着他搬到了遥远的首都，这让小伙子们悲痛不已，只得藉着姿色稍逊的女人得过且过，聊以满足。话说回来，宝忒兄这块土地上，所有美丽的事物不是走了，就是毁了。

萝茜姑姑想一点点撇掉与故乡的联系：在某个男人的帮助下抽身远去（我们连他叫什么都拿不准，更别说他的酒量了），个中努力，在她眼里肯定像死里逃生一样惊险。她很少和我们通电话，每次谈的不外乎积敛的财富啦，熙熙攘攘的城市啦，翻修屋顶花园啦，桑拿有多舒适啦，如此等等。夏日里，她寄来明信片 and 家园保持联系，写着老一套的热情洋溢的问候，留的地址远在天边，我们也懒得去地图册上查找。她回来的次数更少，我们还得求她丈夫别把价值连城的豪车停在房前。我们穷，一直都穷，可我们引以为荣。宝马香车停在房前，简直是种羞辱，一想到宝忒兄的邻里乡亲瞧见维尔胡斯特家的人这么财大气粗，真羞得人无地自容。

是这么回事：头些年，我跟爸妈住在坎顿街一个小院里，抽水机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——所谓卫生间，就是块挖了洞的木板，直接架在化粪池上。起居室的内墙渗水下流，我们把报纸揉成团，堵住窗框上虫蛀的风眼。说起住处的不便，爸爸总是洋洋得意——渴求舒适生活，显然是男子汉气概不够的表现——最后我们搬到密尔街，情况愈

①莎士比亚剧作《暴风雨》第一幕第二场中，爱丽儿吟唱道：“五噶的水深处躺着你的父亲/他的骨骼已化成珊瑚/他眼睛是耀眼的明珠/他消失的全身没有一处不曾/受到海水神奇的变幻/化成瑰宝，富丽而珍怪。”（朱生豪译）

加糟糕。新厕所也是块挖了孔的木板，但这座房子漏得更高明，来自屋顶。厨房地板上摆满了桶，用来接天花板滴下的水。欢乐的傍晚时分，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聆听高低起伏的叮叮咚咚，猜想饱经风霜的屋顶在为我们演奏哪支木琴曲儿。药老鼠的小碗每天给吃得底朝天：害虫没被消灭，我们反而觉得把那些小家伙照顾得不错。我们最爱惜地窖上方那段楼梯，那个朽烂得生了蘑菇的死亡陷阱，可是无产阶级建筑的完美代表。爸爸信奉社会主义，还想尽办法要得到别人的认可。对他而言，个人财产不过是身外之物，好比一缕轻尘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还束缚着你。要是家里连续一段时间过度节俭，眼看月末要陷入节余的危险，他便赶紧把存折里的钱取个精光，将工资喝得一千二净，以免我们遭受资本主义的诱惑毒害。不巧的是，妈妈表现得越来越像个资产阶级小姐：爱慕虚荣，不愿穿旧衫破鞋，结婚才十年，便要申请离婚。她走的时候，把所有拿得动的东西都带走了，终于成全了爸爸无边的福气。他总算一无所有了，老婆跑了，家具没了，于是搬回去和年迈的老母一起住。明白了吧：我们瞧不起家里有谁逢年过节来串门的时候，把豪华轿车停在房前，穿着铜臭熏人的衣服下车来。

萝茜回到宝晷兄的流言，以号子般的独特节奏传播开去——奇迹啊！奇迹啊！——那些天，我老被重获新生的人们半路截住，询问乡里头那醉汉讲的是不是真话。其实那真是胡诌：当萝茜姑姑顶着两只熊猫眼，垂头丧气地要求让她们母女俩搬到我家住一阵时，我们也都惊得呆了。

“我家”指的是我奶奶家。奶奶共有五个儿子，其中四个，包括我父亲，婚姻都是一团糟，不约而同搬回来跟老妈一起住。而我亲妈对我和我爸都反感到了极致，奶奶便揽下了监护我的任务，我就跟爸

爸和三个叔叔一起度过了数不胜数的日子。现在，萝茜姑姑和希尔薇表妹也要加入我们中间了，她们是受不了某人外遇和家暴的折磨，逃出来的。

表妹住在布鲁塞尔，此前我只是零星见过她几次，通常是在葬礼或是元旦，见面时我们明显感觉到各自属于不同的世界，便理智地假装不认识。我猜想她会弹钢琴，会穿着粉红小短裙跳芭蕾。她那样的女孩，每天会记录摄入了多少卡路里，并理所当然地认为圣诞老人永远存款可观。她一路走下去，是肯定要上大学的，而且她遗传了妈妈的美貌，很快就能撩拨男生们浪费大把时间赢取她的芳心，聊以自娱。她比我略小，却表现得十分自信，不管哪个方面，我都不敢在她面前以大哥自居。她来我并不开心。本来我在这座雄性城堡里过得如鱼得水，现在却来了她碍手碍脚。和希尔薇的文雅教养相比照，我们看得出她眼里映出的自己，是多么凄惨可悲。

我爹拉屎时总把门大开着。他的大粪之臭，活像是外星产的农家肥，他还经常站在卫生间中央，“大象”垂在马桶六英尺上空，大声叫我拿一卷新的卫生纸，再带些剩下的报纸过去，我没法假装听不见。他这样好多年了，我配合得有条不紊：厕纸和读物总是随叫随到。可现在，希尔薇在旁边看着，我们突然感到非得立马道歉不可。真是惭愧，我们早上穿着三角裤走下楼梯，一只手还插在松紧带里面搔痒；真是惭愧，我们摊开身子躺在电视机前吞云吐雾，汗涔涔的脚丫子架在桌上；真是惭愧，我们图便宜省事，买来一磅磅的绞肉生吃；真是惭愧，我们直接伸手抓一把肉丝塞进嘴里，就着前一天留在桌上的一杯凉咖啡灌下肚去；真是惭愧，绞肉里生了虫，我们也熟视无睹；真是惭愧，我们放屁能放出高低音阶来；真是惭愧，我们打起嗝无拘无束；真是惭愧，我们无来由地爆粗口，阴毛粘在卷纸上，用

手掰断脚趾甲丢上地垫，几个月不打扫；真是惭愧，我们叼着烟在扶手椅里打盹，牙齿被尼古丁染黄，嘴里酒气熏天；真是惭愧，早餐时奶奶会遇到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骚妇，还得由她来先问她们的名字；真是惭愧，我们喝醉了唱歌、语言污秽、呕吐，而比这些更常见的，还是警察和法警的来访；真是惭愧，可我们不思悔改。

三周后，萝茜姑姑的丈夫罗伯特姑父出现在我家门口，问道：“萝茜在吗？”我们回答：“萝茜？不在，她能在这儿吗？”他不容分说，肩膀一挤进了屋，揪着萝茜姑姑的头发拖出门，把她一脚踢进车里。表妹抽抽嗒嗒，上了后座，从我生活中消失，直到下一次葬礼再见。可想而知，我们恨不得杀了罗伯特姑父，最好是很慢很慢慢地，用刀凌迟了他。我们发誓，谁下一个查出癌症，就把这项光荣使命扛上肩头，因为大家伙儿早晚会得癌症——我们的豪饮之王已经极富魄力地展示了这一点，我们也一致认为，能活到六十岁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终极标志。不过平心而论，也得承认，萝茜姑姑和希尔薇表妹终于离开这栋房子，让大家松了口气——她们在，有些太不方便了。

苦日子其实过得很简单。到了下午，希尔薇才能看到我爸和叔叔们出现在早餐桌前，按惯例抽完第一批烟后，埋头大嚼绞肉和罐装沙丁鱼，以驱走前一晚的宿醉。浸着沙丁鱼的油汁光闪晶亮，顺着下巴往下流，实在忍受不住时，他们便挥起身上脱线毛衣的衣袖随手一揩。吃完他们又从屋里消失，好几个小时以后，又喝得醉醺醺地回来。有人将这种生活称为螺旋，我们觉得是种循环。为了躲开她父亲，希尔薇整整三周没去上学，在一旁看我学习，看我在腌臢的饭桌上无精打采地写写画画。同时她也看书，让自己更聪明更有口才，最终和整个家庭拉开更大的鸿沟。晚上睡觉时，我能感觉到躺在旁边的她在想什么：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盯着天花板，聆听我爸发出的鼾

声——他睡觉时大张着嘴，臭袜子仍套在脚上——不然就是在听大梁叔叔磨牙。看到我们的衣服在地板上堆积如山，等着奶奶收去洗濯，她除了觉得恶心，还能有什么感觉？我不知道她更讨厌哪一个，是床头烟灰缸里棕色的烟头、床单上的汗渍，还是我爸的臭袜子。她什么都不说。我倒宁愿她把我叫到一边，以表兄妹的身份来次谈话，让我对这种生活好好解释一番。可她嘴上不说，只在心里瞧不起我们。

“孩子，你就不能挑个时间带咱们希尔薇去散个步吗？瞧瞧小姑娘，一直坐在家里，脸上都没血色了。”

我该带她去哪儿呢？她都不肯跟我说话，看我的眼神也充满鄙夷，我呢，或许正捏着圆珠笔芯的一头，从脑袋里挖出一坨耳屎。也许他们布鲁塞尔人用的是棉棒，可那又怎样？真要说的话，她该为我的热情好客表示一点感激。无论如何，像她那么娇惯的臭丫头，乡里没有什么吸引得了她的兴趣。带她去见我朋友吧，他们会一边改装偷来的助力车，一边围着她大献殷勤，萝茜姑姑可不会乐意。那帮狐朋狗友都是痞子，尽管把表妹推荐给他们，可以趁机敲诈一把，但我毕竟太有些自视清高。只要我把这个不苟言笑、目中无人的丫头带出门，我就会为她而自豪，并时时保护着她。要是她做出什么自负的小举动，旁人最好别愣头愣脑地随口甩出讽刺挖苦。可我该带她去做什么呢？散步？走动走动，一边漫步，一边探讨各自的人生目标？交流业余爱好？关心对方的功课？

带希尔薇去酒吧是我爸的主意，但没有获得萝茜姑姑的批准。不过她也看得出，女儿的面色越来越惨淡了。

“你们去哪家酒吧？”她问。

“‘角角’，”他回答，“或者‘交际’，到时候看。”

“安德烈会去吗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安德烈去不去？你最近看我抱了个水晶球怎么的？”

“你可得留神些啊？也别太晚？”

“你觉得呢，希尔薇？换皮埃尔伯伯带你去，好不好？”

我们一对这女孩说话，就突然换上温雅和蔼的口气，真让我恼火。可我也这样。她有那种气场，看到她就不由自主地斯文起来。

希尔薇点点头，穿上外套。咱家小子也要去——这是指我。

“萝茜，好妹子，你不跟我们去吗？我知道好些人想见你哩。出去透透气，对你也好。”

可萝茜姑姑不想去。“你呢，大梁？去喝杯啤酒？”

“艾萨克·牛顿！”大梁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放屁，跟你说是艾萨克·牛顿。”

大梁躺在沙发上，跷着双脚，看一个智力问答节目。

“非常抱歉地提醒你，彼得斯夫人，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艾萨克·牛顿。”

“哎哟嘴，看不出来，你还不笨嘛。”

“这是重播，傻瓜。等等，我也来。”

那晚我们选了“角角”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乡里的酒吧都是差不多档次。桌椅都是粗糙简单的便宜货，因为它们只会在争执中被砸碎，起因都是些不足挂齿的小事，当事人酒还没醒，架就打完了。所有酒吧都配有点唱机，我们总能在音乐声中热泪盈眶，尽管那些唱片死也轮不到在别处播放。罗伊·奥比森永远是最伟大的乐手，不止是过去、现在，还包括将来，将来多半也没有好事在等咱们。世间最

美好的，莫过于抽泣着喝下最后一杯啤酒，而老板娘正在一旁将碎玻璃扫入畚箕，点唱机正播放着罗伊·奥比森的歌曲。接着我们央求老板娘再给一杯，最后一杯，真正的最后一杯，喝完就回家，留她清静静关门，第二天又第一个来给她开张。要说酒吧之间有什么区别，都是非常微妙的细节，至于具体选哪家，通常由我们与老板间的赊账数量决定，在有些老板那儿欠的数额太大了，不到从裤腰带里勒出足够的钱付清酒账时，我们不敢面对他们。各家酒吧常客众多，我爸是唯一有固定工作的——在邮局上班——可就算是 他，也能欠下达几周工资之多的啤酒钱。

“角角”是个女老板开的，自她生下一对双胞胎侏儒后不久，孩子的亲生父亲就人间蒸发了，从此杳无音讯。孤零零的女人带着两个一模一样的畸形女儿，投一大笔钱开了酒吧，自己也深陷债务。好在人们喝得够多，收入好歹也算稳定。等到那对侏儒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开始真正伸手要钱之后，她便开始用上女人总有的那点办法，给自己挣点外快。不幸的是，那么做严重玷污了酒吧的声誉，只要谁家男人从“角角”烂醉而归，妻子总会制造些不开心的场面。双生女就在酒吧里长大，在台球桌下玩洋娃娃，自己开个小铺，把啤酒垫和塑料水果摆在弹球机上叫卖，将玩具典当给心软的顾客们。她们从来这里过夜生活的男人口中学会了粗俗的语言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满嘴污言秽语，讲着数不胜数的各类荤段子，一本正经地背诵出来，逗得大伙儿哈哈大笑。十二岁时——她们已经不长高了——两人迷恋上了酒精，因为她们习惯了喝掉杯中的残酒，其初衷是免去妈妈洗杯子的麻烦。

那些天，隔壁村一家名为“山羊”的酒吧门庭若市。老板养了只老公羊——那可是花大价钱买来的，特别能逗乐，顾客都笑得死去活来——老板去棚里牵它出来，喂它特别强劲的啤酒，直到它醉得不省

羊事，跌跌撞撞要回温暖的草窝睡大觉，一路撞翻椅子无数。“角角”的老板娘很有可能从中获得了灵感，是不是姑且不论，总之那对侏儒到了一定年岁，便开始在桌子下面互相灌酒，顾客也下大价钱打赌，猜谁直立的时间最久。

在我们带希尔薇去“角角”以前，双胞胎侏儒早就发现，她们自打出生之日起，就遭受病魔缠身，两人很可能都活不过二十岁，那个病名字罕僻，怎么也记不住。眼看时日不多，她们心里着实不平衡，决心要弥补失去的时间，比从前更凶地酗起酒来。客人好几次看见她俩满脸污物，跳上一张黏糊糊的桌子，撩起裙摆，免费赠人观赏。机会难得，人们瞪大眼睛盯着两个侏儒的下体，又是猎奇，又是厌恶。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先给希尔薇通个气儿，让她预先为这种场面做好心理准备，既然是去消遣，就一定会上演什么出格的节目。生命中有些事必然会发生，那也是我们唯一的奢侈。

走进门口，熟悉的沉闷气氛扑面而来。完全可以拿命来打赌，酒吧里那些喋喋不休的家伙谈论的，不外乎老婆的抱怨啦，离婚啦，生活费啦，这些话题习以为常，好比别处谈论天气一样的普通。有两个人在打台球，但没有谁真心地想赢；牌桌旁坐着四个老年人，各自小心研究着颤抖的手中握住的命运；其他人则在耐心地喝闷酒，直喝到分不清开不开心为止。

“第一轮我请！”

老爸进酒吧的时候，总会甩出这么句话；咱家大梁叔叔正捏着老板娘的屁股打招呼。见她不得空，那对侏儒给我们点了单交给她们的妈妈。我看见希尔薇盯着自家的血亲吃老板娘豆腐，脸上露出不敢相信的神色，许久之后，脸蛋上飞起一抹红霞。她喝的是清柠檬汽水，就是她说“不加糖”的那种。而我注定要经常光顾“角角”之类的酒

吧，需要早作锻炼，老爸便给我点了杯“柴油”——我们对啤酒加可乐的俗称。他认为我还不到喝纯啤酒的年龄，但男孩长到这么大还只喝软饮，又未免太让人失望了。

“伙计们，我瞧见你们带了个俏妞儿——要是警察弄清她真正岁数，可有得你们罚钱的。”

说话的是安德烈，他正以不该有的兴趣盯着希尔薇使劲瞅。

“是家里人，安德烈。这美妞儿是咱家希尔薇。”

“希尔薇？你说的莫非是你家萝茜的千金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老天，这丫头真俊哪！”安德烈从吧台凳子上滑下，跟我表妹握手，带着非比寻常的谦恭。他吻了她的手背，抛给她一个迷人的微笑，凹凸不平的黑牙展露无遗。他又转头对我说：“迪米，孩子，我真同情你，要忍着不对表妹下手，肯定他妈的难透了吧。”他一如既往地酒臭熏人，我打起精神，以免被他嘴里飘飞的恶臭熏昏。旁人笑了。我感觉他们期待我对安德烈那句无聊的话回答什么，但我一言不发，只顾着喝干了那杯“柴油”。

“啊，小子，我们年轻的时候，都时不时在表妹身上揩油呢。”我还是没有回答，他又加上一句，“不错，知道不吭气。”接着到了下一轮啤酒的时间，萝茜姑姑无可避免地成了第二个讨论的话题。大家都听说有人看见她回了宝奁，我们又带着她女儿坐在这里，很难不相信那些流言是真的。别的客人软磨硬缠问我们细节，但我们都闭紧了嘴巴，听着周围的人讲述各种揣测，心中暗暗发笑，那些说法一个比一个怪异，但全都清楚地显示了一点，仅仅是萝茜姑姑回到宝奁这一事实，就足以让乡里早已寂若死灰的那种感觉风吹复燃。由于这个话题不能从我们嘴里套出一个靠谱的字，所有注意力又回到希尔

薇身上，安德烈每隔一分钟宣布一次她是个俏丫头，是个含苞待放的女神，其他人就纷纷打量她那无可挑剔的脸蛋，寻找她从妈妈那里遗传来的五官特征。让我惊奇的是，她处在那么多粗鄙男人注意的中心，竟然没有丝毫不安，相反，却似乎为他们感到天然的同情，对安德烈的每句评论，都一直保持微笑。安德烈醉得越来越不像话，他喝个不停，使劲叫下一轮的速度，最后只剩下我爸和叔叔们能与之分庭抗礼。

“给你们开开眼，看我如今是怎么拉屎的！”安德烈特别对希尔薇宣布过后，拉起破旧的汗衫，露出毛茸茸的上身，上面疙瘩鼓突，疤痕满布。癌细胞已经遍及他的肠道，某天他在手术台上醒来，万分惊讶地发现自己从此用便袋排泄，再也不需要蹲厕所，全都直接渗入啤酒肚下晃荡的袋子里。“瞧啊！”我们看过去，望着大便流入袋子，滴滴停停，仿佛从体内深处远道而来，可运输粪便的软管被人一脚踩住了。稀屎湿湿糊糊，顶上浮着泡沫。表妹瞪着安德烈便袋里棕色的浆泥，像是坐在前排观赏一场妙不可言的科学实验。也亏得她有兴趣，算起来这就是专门为她表演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安德烈活不到明年的大市集开张，他不论咯血咳嗽都安之若素，此等藐视死亡的无畏令我们万分敬佩。他将死得体的风光，把酒尽欢直至临死前唾液淤住喉头。

“看见了吧，”他说，“我再也不用蹲大便啦，现在只需要冲水了。”他把满满一杯啤酒灌下喉咙，“你们不知道，我一个月能省下多少卫生纸。”这种视死如归的幽默把希尔薇逗乐了，她慷慨地报以满口雪白的贝齿。她来以后，我们还从未见她做出过类似的表情。

“大家都来一杯！”

关于双生侏儒的性格，人们写了很多，也说了不少，意见纷纭，我不打算就此发表看法。可是，当天晚上，“角角”那对矮子双胞胎的行为实在是无礼得过分。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夺走了顾客的全部注意力，又凭借超群的美貌赢得交口称赞，令她们不知所措。当然，命运本就不公平：她俩人模鬼样，注定夭亡，没人愿意选择欣赏她们，我表妹对此也无能为力。可两个侏儒妒火中烧，愤愤然吼出一堆诬蔑，向所有人指出，那个脸蛋可爱的小姑娘配合我们的玩笑，装出喜欢我们的样子，心底里其实鄙视我们。仔细看看她的眼睛，你就会发现她有多瞧不起咱们。只要看看她穿的衣服，猜猜它值多少钱，还有，你们难道没注意到，她正在大喝神经兮兮的柠檬水，臭不要脸的清柠檬水，什么都不加，哇靠，不加糖？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高傲，更自大？这个俏妞儿——很明显，闻都闻得出来——正在努力超逸自己的家族，她所做的一切，都尽量与维尔胡斯特家划清界线。

不能抽侏儒耳刮子，我们心照不宣——乡里没有人会对这两个女孩动一根手指头，就连咱家大梁也不会。可是，这次她们竟利用我们的良心撒泼，我们不由得手心痒痒。咱们维尔胡斯特家的，有时或许会把自己人打得满地找牙，可一旦面临外来挑衅，便会一致同仇敌忾，不论何时，何地。

一片令人不快的沉默降临，酒吧里所有人都等着看我表妹如何表示，证明她是我们的一员，属于我们这一宗，承袭我们的传统，是我们世系的一部分；证明她来这里不是为捡个机会幸灾乐祸，要说我们这边有什么看不惯的，就是八卦别人私生活。

我们整张桌子立即成了众目睽睽之地。那两个矮子清楚得很，希尔薇跟我们确实少有来往，所以故意挑衅她的家族荣誉。况且，我表妹随的是她爸的姓氏，严格来讲本就不是维尔胡斯特家的。

“皮埃尔伯伯，我可以要杯啤酒吗？”

如果希尔薇问的是我们大梁，爸爸也许还觉得这问题没那么难。现在重担压上了他的肩，是他向萝茜姑姑承诺把她女儿原样送回家的。

“别着了她们的道儿，希尔薇，不理她们就是了。”

可那不是问题的答案——她问的是能不能来杯啤酒。

她的啤酒到手了，生命中第一杯。看着那杯马尿样的物质，她完全想象不出会是什么味道，不过鉴于她在我们卧室闻到的酒臭，期待应该不太高吧。她挺直后背，学着电视里摆酷的姿势，一手叉腰（这是跟我爸学的——他总是一手叉腰站着喝酒，因为那样更容易把头往后仰，便于打开喉咙），一口气把整杯喝了个干净。随后她学男人的样子，“砰”一下把酒杯砸回桌上——这招是跟咱们大梁学的——立时，大颗大颗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小嘴绞扭，看上去像是刚刚吞下了一整袋黄辣椒。所有人在咽下第一口啤酒之后，几乎都不相信某天竟然能把着那种东西喝下好几加仑，现在我也基本上肯定，希尔薇突然明白了，我们每天往喉咙里灌那么多垃圾的饮料，肯定是彻头彻尾的疯子。

安德烈欣喜若狂，他已经成了今夜的主人。显而易见，希尔薇感到身受挑战，决心血战到底，她立即喊道：“再来一杯！”于是剩下的夜里，再也没有人碰一滴软饮，希尔薇没喝柠檬汁，我也没喝可乐。那姐妹俩都是输不起的孬种，怒气冲冲地回房了，毫无疑问这将是那个不眠之夜，她俩眼睛都不会眨一下。安德烈决定将我表妹改造得“名副其实”，把一些常哼的小调也教给她。有些歌长达十五段，我